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五

翼運王國傳列總論

漢因楚起項羽為漢弑楚義帝明因宋起張士誠為明殺宋之劉福通倖也明非濠州釋縛亭邑分符即安得以佛子大主運然福通而在勢必擠左副元帥俾不得獨制金陵郭滁陽而在半道邀鷁之計不行走數字符朱公子立致戲下惟吾命矣劉殉安豐郭殞和陽則前此扶將長養之功而不可沒四等之陳張輩之互逐豈非忘明之所由肇造也

崇封

得已知初之見忌想有不能堪者至瓜步之祖之於宋懷享誼必報於滁陽漢然即久之

後。廖德慶為之。或曰帝不深求德慶。其所以處小明更刻
誣。除陽矣。雖然。二氏之磨拭有明。其勲績當在六王以上。不

翼運王國列傳

滁陽王郭子興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富家有女贅郭公為推其干支生子貴翁以女即貴鄉之人知其贅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久之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生子三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益以富為豪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擅蘄黃芝麻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推牛酒散錢帛結士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眾襲濠州據之推不稟一

俱自稱元帥。有事共議之。元將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百姓益投入城自保。至正十二年壬辰閏三月。太祖釋皇覺寺趨濠。門者以為間。行負鎖。子興異太祖狀貌。為解縛。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曉善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衛。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頗寵重。引為親近。宿州人馬公者。嘗使氣殺人。避仇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季女。為鄭媼出。以託子興。子興以為養女。及馬公卒。子興既殊異太祖。自得太祖。四帥頗計得太祖。以夫人張氏乃間進曰。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

為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顧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于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語不酬。子興拂衣就舍。引病。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為勉彊。一赴明年。使太祖行收兵。併諸寨。衆遂數萬。攻下滁州。元守將何世陪來降。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等徐州戰敗。奔濠。德崖等不能拒。遂尊事之。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略。自用。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既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但有彭將軍。真不知有將軍矣。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篡得之。械德崖軍。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也。有急而去之乎。偕郭公子。

往○想○早○住○早○住○為○馳○德○崖○破○械○出○之○則○元○賈○魯○圍○濠○急○也○
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濠○幾○不○守○明○
年○春○賈○魯○卒○軍○而○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子○興○為○元○帥○如○故○譚稱長時○二○王○挾○子○興○屯○泗○州○使○人○邀○太○
祖○太○祖○國○不○往○未○究○二○王○爭○強○早○住○中○流○兵○死○均○用○乃○解○
有○其○故○取○部○而○德○差○等○兩○子○興○為○為○陰○陽○之○子○是○必○殺○
子○興○太○祖○遣○說○客○問○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楚○濠○郭○公○聞○
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即○不○若○
善○遇○之○藉○其○力○以○援○急○之○均○用○乃○已○旋○又○告○均○用○郭○公○居○時○
晚○旦○夕○為○意○不○若○從○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尋○欲○都○滁○

自王太祖不可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悉以歸子興。而
諛子子興者曰：鎮撫得衆心。行自大。子興惑之。夷太祖他
將。奪其左右用事。獨李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
有所獻。太祖無所獻。子興益不悅。馬后乃悉所有遺子興。
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
畏朱公子不發。今舍若奚賴？子興始悟。又明年，滁大旱。太
祖禱于栢子潭。與神約：發三矢而還。越三日大雨。十月元
脫口圍張士誠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滁。子興故不
恤六合帥。且怯元兵。固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
滁不獨存。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為六合聲援。元兵攻

壘。垂破。疾復完。如是數四。乃歛兵入壘。出婦女倚門。戰手
罵元兵相顧錯愕。忘戰。乘間脫歸滁。而元兵大至滁。乃設
伏城外。令再成佯走誘之。敵果中伏。大敗。去奪其馬百。旋
恐其浸至。令諸父老具牛酒犒師而還。其所奪馬曰。非敢
為亂。備他盜耳。願併力高郵贖罪。元兵解去。規取和陽。子
興問計。帝請如製為廬州路義兵甲三千。使敢死士服之。
椎髻左衽。以四囊駝偽為廬州馳犒者。張天祐湯和率以
前行。和陽人見之。必驩呼開門入。疾舉火為號。而絳衣千
人。耿再成領之。繼其後。夾攻之。無不利。子興從之。前軍至
隄陽關。和陽人果出遠迎。款食城外。過期不舉火。再成疑

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絕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反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大敗、小西門外、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登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詬太祖失策、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填三門、兵于南門、入使者叱滕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欲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疑不進、于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身規取和陽、自贖、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夜呼門、太祖免胄

示之得入。會元兵十萬來攻。阻隍。敗去。子興遂命太祖總
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驕。不肯下。太祖微除榻以觀之。
俗尚右。則諸將坐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太祖卽末坐。
不為異。已而遇城守机密。諸將瞠視。無可否。太祖剖決立
辦。奉命覽城。諸將率情。廉太祖按界。刻期成。于是作色陳
檄前。下拜曰。恭主命。非我敢擅。因南面。按劍大言。稱總兵
權尊。違令者問軍。正諸將。始皇恐。就貼。先是城破。太祖出
巡軍。見小兒號其母。切惻曰。吾軍有而母乎。悉縱而掠。令
故夫。欢扶去。尋濠帥孫德崖。以故舊提其中。就食和陽。太
祖意私其中。可有德崖。故為不告。而納之。而大非子興意。

子興遂視師和陽。德崖請謝去。太祖畱之不得。其前軍行二十里。太祖出餞所。素聞城中軍閼急。促還。而前軍又至。抽刀扼中道。擁馬銜而行。太祖窘。既脫銜疾馳。則追者箭集于背。行十里許。復為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甲者從。傷解之。而公存亡未可知。敗朱公子。當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為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眾。怒猶未平。張護加夜與共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既報仇不成。又以太祖權日盛。中恚。乙未正月卒。歸葬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

名置鵠酒躬往迎太祖或微告太祖太祖半道忽控馬仰
天為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即何負若乃見毒二子
誤以聞空語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自是不敢
有異謀會宋劉福通奉韓林兒稱帝都亳馳檄招子興次
子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太祖以右左副之會和陽食盡太
祖略巢湖水軍破元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郭元帥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瑩先等逆拒秦淮水上咸戰死長
子病歿三子以失職為不利死或曰三舍人皆戰死而李
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即郭惠妃生蜀代谷王拱武元年
追封子興為滁陽王命有司建祠祭以中牢以宥氏為奉

祀世守。而後老舍家。洪武十六年。命太常丞張來儀。撰子
興廟碑。言王無後二十八年。命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
黑窖。厥往四川。侯蜀王。老舍生謙。生昇。生信。生琬。
世以王孫朝京師。琬乞恩。弘治中。得為奉祀。繼請乞不休。
正德中。奪官。

論曰。滁陽果能用太祖。即天意不屬。獨不能顯融霸江。
上數十名城。卒悻。求一快。所欲擊。與四帥而五。願。
所以雲雷太祖者。厚誼不可忘。乃其謝諸校于和陽。不
聞呼太祖而託其妻與子。有滁無和。想夢寐不釋。覲二
子治鵠。以邀。未之非。遺命所及矣。為滁陽廟碑。既稱無

後漢召黑。案外志。罪避尔。雖然。子。累。免。轉。戰。女。錫。衛。諸。藩。即使。世。老。舍。以。豫。陽。侯。萬。世。不。為。遇。或。曰。秦。淮。之。役。是。死。小。脚。而。天。祐。尚。存。繼。元。帥。者。但。以。官。著。太。祖。意。不。屬。史。乃。荒。之。情。有。然。也。

命曰。其。則。果。推。用。太。時。天。意。不。為。遇。或。曰。秦。淮。之。役。是。死。小。脚。而。天。祐。尚。存。繼。元。帥。者。但。以。官。著。太。祖。意。不。屬。史。乃。荒。之。情。有。然。也。

宋韓林兒

韓林兒本姓李、樂成人先世嘗以白蓮教惑衆、謫徙永平、元末父山童、復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遠近愚氓翕然信之、于是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韓咬兒等謀動衆、以來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云、帝昺入倭、逃聲附之、称山童係宋徽宗八世孫、生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傳檄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大率以復興亡宋為辭、先是元至元中、天下騷動、其自湖廣河南山東以往、盜名號者三百餘處、戍子、台州方國真始據有土地、元憚戰伐、以官撫之、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于蕪水、以

紅巾為號略地設官屬時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
六萬濬黃河求禹故道河夫怨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
一眼天下反之語遂偽鑿石埋濬處如其語民相驚擾從
亂如驚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為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
妻楊與林見遁武安山中福通等以林兒主兵陷潁州攻
破羅山碓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寧府光州息州八月元
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尚十餘萬壬
辰郭子興亦從濠得太祖入滁陽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碓
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為帝軍中羣呼明王都亳州國號
宋建元龍鳳母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